

今日按0 半個台灣人

編按：香港書展今日揭幕。「書展」二字，對香港人來說，是買書的好時候；對香港作家陸穎魚來說，則是她與丈夫共結良緣的浪漫時刻。數年前，陸穎魚嫁給台灣出版人，並**移民台灣**，從事文化工作，今起為本版撰寫雙周專欄，以台語「歹逗陣」（難相處的意思；甲，即是陪）之名，談談台灣時事與文化事兒，以及她的近況。

「若您能出勤公司將提供\$2500 之出勤獎金。請問您明天是否會出勤？會請按『1』；不會請按『0』回覆此訊息。」台灣華航空姐罷工期間，有空姐收到以上由公司發出的手機簡訊。如果你是長年累月受着資本主義影響的香港人，大有可能，你已經迅速地把2500 元台幣直接除以四，並兌換成625 港元，及後心裏忍不住細細聲地爆出一句：「大佬！少唔少啲呀？」

6月24日，華航空姐進行罷工，造成當日67班航班停飛，二萬多名旅客受到影響，這場被台灣人譽為「史上最美麗的抗爭」，相信不少香港人都會注意到，甚至非常地關心關注。但我心裏卻有種篤定，你們關心的不是空姐美貌，關注的亦不是超時工作、勞工權益等等，而是究竟自己本來乘坐的那班華航班機要否取消？預訂好的台中民宿怎麼辦好？航空公司又會賠償多少錢，以示衷心歉意？

華航罷工一役之後

身為**移民台灣**的香港人，或者「社長」（我對台灣老公的暱稱）口中時常開玩笑的「港女」，其實大家這種輕輕帶點自私自利的心態，我百分百明白亦坦然接受。老實說，定居台北三年，經歷求職失敗、創業半失敗，素來被朋友口中稱羨的所謂「台灣人妻」，我有時也會尖酸暗忖：「等你有幸嫁過來，你就知味道！」

台北的生活環境固然美麗，但外國人的就業環境卻令人一言難盡，我只能說「搵食艱難」！因此在這通帶點禮貌而不誠懇的手機簡訊中，我毫不猶豫地選擇了按「0」。

這個0的意思不是一敗塗地，不是一無所有，不是放棄認輸，而是我們願意接受一個從無到有的過程，把個人應得回報努力爭取回來，從0到1到2到3到4……慢慢地累積，結合眾人的0，眾人的寧不屈服不妥協，慢慢地成為一種可抗衡不公義的力量。我身為半個台灣人，若都不支持華航空姐爭取權益，即是沉默幫助無良僱主繼續剝削勞工，而我更加不想日後自己種因自己吃果，剝削是永無止境的，你不反抗，它就只會延伸。

面對華航罷工一役，其實也勾起了我少女時代的一段神奇而古怪的回憶。那是大學二年級的事，我第一次坐飛機，用自己打工儲下來的錢，買了一張十天期限的華航來回台北機票，隱約記得行李箱裏放了幾本考試用的參考書和幾件衣服，憑着心口一個「勇」字便一人出發，妄想試圖接近另一片自由天空。

楊照在《現代詩完全手冊》說什麼

現在回想起來，才不過十多年以前的事，我亦不過三十有二，自問少女心仍未被殘酷時間磨滅，理應頭腦依然靈活清醒才對。然而，為何腦海中的彩色畫面與動感都已隨時間失色了，跑掉了？

到底那天出發台灣的時間是早上還是下午？天氣是陽光明艷還是陰雨霏霏？親愛的父母親又是否有含着淚光送行呢？到底是上帝抑或佛祖，把我這些青春情感記憶猶如粉筆字被刷掉了的？

想當年始終是第一次大鄉里出城，我對赤鱗角機場的崇拜情義還是有那麼點點存在，印象最深刻是那幅寫着大大兩隻字「離境Departures」的透明淺藍或淺綠色玻璃牆，那時候機場無太多陸客出出入入，龐大空間藏着股強烈冷空氣如涓涓流水般，曖曖昧昧地，偷偷暗暗地流竄着，翻轉着我當時內心一種神秘的堅強。

把潘朵拉盒子打開來說，我當時是隻身去台灣參加政治大學轉學考，希望離開香港轉赴台北升學，可惜因轉學考成績不甚理想，海外升學夢想終告失敗，拖累逃跑計劃也付之一炬。賽後檢討，我其實輸在少女天真無知，但翻開

事實而言，我真的沒料到一個新聞學系只是空出兩個名額，卻能吸引香港、澳門、馬來西亞等地區合共百多名學生前往考試。如此競爭強大，只怪自己功課做得不足，太過輕視台灣對於海外莘莘學子的異常吸引力。

關於隱藏於這個海外升學內核的逃跑計劃，正如台灣作家楊照在《現代詩完全手冊》自序所言：「他們心中塞滿了對於自己、對於這個世界的種種好奇疑惑，他們就是那些少數無法理所當然過『正常』生活的人。」

參加圖書館新詩創作坊之後

我就是「他們」——那些無法理所當然過「正常」生活的人。可惜，當時我沒有楊照先生如此幸運，他早在十幾歲時便相遇了詩，可以摸着詩過河，探索自己內心的不安與騷動。而我卻等到大學畢業最後一個暑假，誤打誤撞報名參加公共圖書館的新詩創作坊，於短短兩個月八堂課接觸了詩，第一首寫出來的〈魚熟了〉，開首竟然透露了日後人生玄機：「不適合繼續住在這裏。」

那個詩之誕生的炎夏，我興奮地進入了詩，詩亦不嫌棄地收容了我，彼此花了兩三年時間拉拉扯扯，愛恨交纏，又哭又笑，終於出版首本詩集《淡水月亮》。2011年隨出版社飛往台北國際書展參加講座，意外認識一位滿頭少年白、留着一條小馬尾、當時穿著機師制服且看似年輕的台灣男子，我問他：「你是大學生來書展打工嗎？」他眯着小眼睛笑說：「我是社長。」

後來，這位社長兼機長就真的帶我飛去了台灣。就如波蘭詩人辛波絲卡的〈一見鍾情〉所寫：「他們彼此都深信：是瞬間迸發的熱情讓他們相遇。這樣的篤定是美麗的，但變幻無常更為美麗。」

人世間變幻無常的豈只愛情！但變幻原是永恆，當中會有所出路。華航空姐罷工猶如為台灣勞資不平等關係開了第一槍，事件引發後續效應，這就是變幻，而勇於站出來爭取合理權益的人，就是0。但願我們無論身在何處，都勿忘0的初衷。

圖·廖俊裕

文·陸穎魚

香港坑口人。曾任職記者、《字花》編輯。後被台灣某獨立出版社社長據為己有，二〇一四年七月移居台灣，勿忘寫詩讀書看電影。著有《淡水月亮》、《晚安晚安》。